

集部

倪文僖集卷十六

明 倪謙 撰

序

贈貳尹俞君重理嘉定序

餘杭俞君貴芳為嘉定丞九載矣秩滿上天官吏民遮道留不能得則相與謀曰昔事耕作體足沾塗横吏漁獵寧邱有無俞君為政而吾力已蘇矣昔事蠶織繰車

夜鳴狡隷呌呶雞犬不寧俞君為政而吾業已成矣煦寒哺饑子惠孺敫自君之來民有父母鉏强植弱莠去苗登自君之來禮義以興其有功德于吾民者若是今以盈考而去雖不忍舍如王制何曷若借請于朝庶得以久安吾民于是合四千餘人拜疏乞留詔可之陞食知縣禄俾仍舊職既得請其民咸歌舞于道嗚呼為俞君者果何以得此于民哉傳不曰民之歸仁猶水就下獸走壙是則仁者誠出治之先務治民之大本也世之

莅民者率多酷刻以為能壟斷以罔利其民視之奚啻寇讎不旋踵而為其所訟者有矣安望其致存愛去思之感哉今俞君乃能使民如就下之水走壙之獸咸歸仰于既去之後則其存而見愛從可知矣豈非行仁之明效也耶雖然官恒怠于宦成山或虧于終簣尚宜不變所守卒成嘉績吾知吏民之頌將不異于前日而聲聞日以大矣同鄉士友在京者榮其行需言以贈遂書以復云

贈孝子王維學序

一氣運行于兩間而人物以生此性此理未始不同也觀夫虎狼之仁蜂蟻之義豺獺之禮雎鳩之别其靈固亦有同乎人者以其得於禀受之一偏惟人也全備萬物之理而盡其天賦之性是以與物並生而獨靈於物也或名為人矣而彝倫之本乃不能然曾物之不若盡其理矣雖物亦可以孚而格之何哉同此氣也同此氣斯能感之矣若侍御王公維學少喪父事母盡孝家無

羸餘母辟纑易書以勸維學維學遵教厲志登進士第任四川道監察御史母老不任進道分禄以養之母歿號痛頓絶奔喪而歸徑抵塋域既襄事廬于墓側疏食水飲晝夜哭不絶聲面黔骨立見者憐之墓前有陂曰洋涔鳧鷺遊狎其間翔集悲鳴若助維學哀者遇人不驚擾張羅可盡得人不忍捕之穽樹新植未拱舉手可折烏鵲含叢薄遍巢其中童豎愛護不忍傷咸以為維學孝感所致郡上其事朝廷嘉之詔旌為孝子表其

門以勵風俗維學致御史事已數年矣重荷宸恩至京廷謝比還鄉友方亮需言贈之予惟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原也能盡乎孝者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况于人乎况於物乎惟維學孝親之心始終如一故其精神所感不惟化乎人而又格乎物也然人心不可以偽欺而物情不可以偽得徵諸人物之協見其一氣所感之同維學之孝信乎為可嘉矣聞其風者得不興起乎哉

送王廷器宰湖口序

金華王君廷器初拜九江之湖口令瀕行過别于余曰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始明兹將往宰一邑子亦何以贈我瘛之曰予不敏何足以知之雖然嘗聞之矣昔宓子賤為单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善而行之而单父以治君能體乎斯言是亦子賤而已矣君試往

治必有駢接而迎吸之者是則所謂楊鱎也求味之美烏可得乎尚速其邑之耆老宿賢而求夫所謂魴者以咨其民所疾苦惡欲之方而建革施利以順迪其性所謂厚味者良在于是吾知斯民必皆欣戴其化信服其令莫不曰賢大夫誠我父母不然何知我之悉也何愛我之至也何使我安其居而遂俯仰之樂也而一邑翕然以理矣將見治績有成而聲聞騰播譬之行非為影也而影自隨呼非為響也而響自應矣則夫聖朝之旌

擢豈復外於君乎昔曹參相齊延問蓋公而齊國大治用是道也廷器曰敢不承命遂以是贈之

送趙維静寧肅寧序

常熟趙君維静初授河間肅寧令同庠士友盧信皆鄉人徵言以餞且曰維静務學明理始由髦俊貢之天朝而升諸太學世業儒醫於琴書之隙恒雜究丹書脉訣之秘故在京師藥人之疾累收奇效焉予曰醫之為術蓋惜夫人之不知所養以夭閼其生於是投以藥物起

人于阽危而躋之仁壽之域其用心亦仁矣推是心以往則所以治人之道孰有外于是理者哉縣令者於民最親而休戚所係甚重一邑之内民有病者多矣或鰥寡孤獨疲癃殘疾者有焉或流離轉徙操瓢囊為溝中之瘠者有焉或蠶食于豪右強奪於横吏而疾蹙其首頞者有焉其氣也欝而不和其聲也呻吟而不平若是者固將望上之人之藥之也為民父母者果克盡夫湔滌之方則其痾瘵寧有弗瘳者乎維静以仁存心則其

藥物固已富矣茲而往療肅寧之民必能窮其受病之源酌其緩急之宜絃歌禮樂以導之務農力本以利之鉏強扶弱以綏之公平慈愛之化淪浹于其肌膚骨髓之內由是欝者舒呻者歌而疾蹙疲瘠者舉脫其舊日之患而安於袵席故曰上醫醫國此之謂歟殆見歳終稽事其獲夫十全之效也必矣維靜儒者也而醫乃其餘事予以其有合於治道於其行也故喻之以醫

送李教授赴廣州府學序

天地之氣混淪磅礴流為江河峙為丘嶽昭為日星而幽為鬼神莫非是氣之所為而人得之以生則所謂浩然者也然而有義氣焉有血氣焉義氣者集義所生故沛乎有餘血氣者失其所養則欿然而餒人能自反而縮以養成此氣則充塞無間亨否所不能移威武所不能屈而於天下之事行之勇決舉無所疑懼矣若李君道遠殆善養是氣者乎道遠宜章望族也生而警穎不羣篤志問學以觥𩪡自用年甫弱冠輙領鄉書登貳榜

第分訓廣西之武緣固已見其理明而氣充矣及秩滿
陞秦府教授又數用直言諫諍觸發禍機竟罹譴謫雖
徙戍邊陲而不悔焉其執德不回盖非亨否所能移也
去年春麓川陸梁大司馬總師南征耳其名奏置幕下
數與計事乃畫平蠻八策上之悉懸中事幾甚見器重
尋命賫兵符如車里徵師進討俾自將之于是直擣賊
砦渠魁授首大司馬出内帑金帛犒賚有加其忠烈振
奮盖非威武所能屈也比班師上其功天子嘉之擢拜

廣州府學教授夫文武非二道也詩曰在頖獻馘是則學校固為俎豆之所而射御之習孰謂不於斯而講之乎道遠既以其剛大之氣著而為事業矣於茲往也復以其浩然者發而為文章俾羊城士子則而象之皆有以充其所得而成其文武之器則效之及人者不亦遠乎聲華事業之著將來又未艾也兵部鄘亞卿為其硯席友且與締姻故其行也屬予序以贈之

贈兵部司務金君序

朝廷政事所出之地士得造朝列者君子以為榮予友金君伯玉待次銓曹試優等名在首選拜兵部司務亦榮也已予於伯玉有可賀者三事應天郡庠天下首善之地士歌鹿鳴而起者不之遠者姑置之自定觧額以還至於今士凡六舉皆随牒外補惟戊午所舉四人為伯玉為張君子誠為鄒君宗盛為予伯玉今占朝籍宗盛主職方事予承乏詞林獨子誠振鐸安吉曠於古而萃於今殆非偶然之故者此可賀者一也初伯玉之藝

不售也卒業賢關涤翰綸閣所主之舍隣火竊發炎灼
畧無餘儲人為不堪伯玉抱琴言嘯自若漠然無顧惜
顰蹙之態談者謂非有所養不能以予數年之推反不
如祝融一夕之能譽也有大涵養必有大設施此可賀
者二也昔郴江鄜公尹應天時伯玉在庠序有名公甚
加愛禮遣子從之遊今公位少司馬而伯玉贊治於慕
府往而有合必矣此可賀者三也蓋制軍詰禁以糾邦
國者夏官之職政事所出莫大焉君抱涵養之材重之

以司馬之知而佐政斯地伸其謀議展其底緼下其膏澤赫然著厥嘉績可期矣君子之所榮者良在於是豈徒以日近清光位望華峻而然哉如是則事業日建寵擢薦躋後之數是科得人之盛有不指君為稱首予不信也予與君業同庠舉同年仕復同朝合三同而挾三可賀雖欲默烏得而默諸

送山西林叅政之任序

聖朝統馭萬國分天下為十三道有藩司統郡邑以治

民有都司統衛所以典兵而又有憲司統兵民以總察三司鼎峙列於方岳維持紀綱保障乎國家者也皇上宵旰圖理躋世平康而其所託一面之寄獨委以三司七八大臣其責任之重何如哉是以匪得宏才舊德之士未嘗輕以畀之也比天下藩憲之位多奏缺皇上集公卿大僚於廷各舉所知擇堪是寄者秋官大司寇金公首以貴州司郎中林公文載名上聞皇上擢公為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命下同寅諸公偕中朝大夫士咸

以為宜爰謁文為其行贈予惟參政之名創于唐紹于宋蓋以施諸相職者也我朝以是移之藩臣豈非示隆重之意於岳牧哉公由進士出知鄭州滿績入遷郎署宏才舊德著聞朝廷今擢居是職當山西一面之託責任重甚果何以統治之乎嘗聞蒲夏平陽堯舜禹之更都柳子所謂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溫恭克讓之德師錫僉曰疇咨之道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昌言儆戒之訓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於今

儉嗇善讓好謀而深和而不怒憂思畏禍而怡以愉者也方今堯舜在天子位雍熈之化洽於四海者久隨所向而易于為治矧猶有三五遺風之地者哉公往而統治于是承宣德澤善政亟施以為郡邑之表率誠易易也必使是民日以平康綏靖其即堯舜之民矣則公無忝於岳牧之寄若然殆于相職匪特承其名行必有以踐其實嗚呼可不勉哉

送崔太守赴萊州府任序

郡守統治千里跨臨數邑田里之旄倪士女恃之以安其生朝廷之政令德澤恃之以致諸民而郡守中立其間必屹若砥柱植若楨幹而後足以副上下之所恃夫事幾之無窮其源泉之混混也衆務之交集其揉度之陿陿也使不有以自立將順流而東之投土而難憑其曷能恃乎上下哉故郡守之任朝廷以為重當有所補必預有所擇也比山東萊州府知府闕聞於廷皇上詢擇其人于公卿大夫時主户部事充讓崔君賢名素著

而受知于少保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楊公者久公首以
君薦乃授君為是郡守地官寮寀諸公華君翅舉爰要
予言贈之惟東萊禹貢青州之域地負山海利擅鹽鐵
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資之以興覇號為盛强盖自古
記之矣君得有而拊之則政令德澤旄倪士女皆恃君
之身以安以治果何以副厥望哉盖君為順德之廣宗
人登丙辰進士甲第理河南司實閲六載果敢有為而
材德優厚以是理僻瑣之郡雖事幾無窮衆務交集猶

屹若砥柱植若楨幹能為上下之所恃矧當盛強之地者哉其克副所望也必矣或曰今之萊非向比也民之流移者殆半是不然夫昔漢王成不嘗治膠東乎膠則萊之屬也其流民自占至八萬餘口治有異等賜爵關內侯其故何耶蓋以成勞來不怠可恃以安其生也君誠若砥柱楨幹足以為民恃則其自占又豈有異于成哉治成之地而能不與之異吾知朝廷爵秩之賜亦不與之異矣

贈長史楊先生致仕還吳序

郕王傳楊先生以年髦謝事將還故里審理李公合諸僚佐設供張祖道都門外咸顧瞻徘徊胥與感念曰先生德及我輩厚今一朝辭位而去情何以堪雖欲留行弗可及已乃謀授簡于予俾序以贈先生而抒其情曰先生嘗與予同官固所知也予烏得無言乎予曰先生學端行潔器量宏深莫測端倪儀矩斬斬然而言論容接則盎如春陽之煦物也故居於鄉郕而人薫其德立

於朝廷而士宗其學史館編摩受知于聖明講筵啓沃
致重於藩邸天下大夫士聞先生之名者不問識不識
亟稱曰厚德君子厚德君子云走生也晚幸嘗從先生
之後而先生之盛名在人耳者有不待予置喙于其間
而蕪陋之言亦不足為先生增重也諸君固要之予度
不能辭乃為之序曰先生吳人也素有隱操洪熙改元
始以求賢起江東授翰林檢討預脩仁廟實録進編脩
再預脩宣廟實録進修撰正統辛酉皇上以弟郕王當

就傅擇宿德儒臣于翰林得先生命為之輔未幾陞右長史朝夕納誨多所裨益踰四禩先生以年至求去上俞其請王若曰賢傅即舍予去予將何以考德而問業乎疏奏留之更踰二禩而先生年七十有六矣求去益果王勉留者再四而先生之志訖不可奪遂蒙恩得賜歸老焉予聞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先生彈冠而起拂衣而還進退從容無所愧怍何往而不得其義之安乎今之歸貌雖異乎壯老而家山釣遊之跡則固宛

如昨也身雖洂乎隱顯而道義之具于一心則不因之而少有變也故曰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噫所謂厚德君子黴先生其孰與歸審理君曰是可以抒乎情矣遂錄之以識别

神京詠别詩序

神京詠别者何詠神京之景而别薛準宗禹假之以泄其思而抒其情也天下之景多矣獨有取於斯景者何神京王氣所鍾靈秀所發壯帝居而拱宸極是豈他景

比況游于是而别于是固不得而外之也景之目者何居庸疊翠玉泉垂虹瓊島春雲太液晴波西山霽雪薊門煙樹盧溝曉月金臺夕照是也予閲之而歎人之不可以無友而友道之有益於人也奈何曰詩之為教經之以賦比興緯之以風雅頌今是詩託比興於景物而因以賦其事得三經之旨然其音節和平出於輦轂之下非風非頌大抵皆雅音也夫比焉興焉賦焉者率有意義豈不謂居庸之翠由積土之厚所發欲予積中發

外之似之也薊門之樹由培本之固所達欲子培根達枝之似之也瓊島之雲歛散之無時盧溝之月盈虧之有候欲子體其變體其常也太液之波澄澈之無涯西山之雪皚粲之無滓欲子師其量師其操也以至玉泉之虹盈科而行金臺之日容光必照又非欲子之法其有本乎諸君子輔仁之益麗澤之資良在于是不然則諷咏之可也直言之可也何特規規於是而不寘乎宗禹可謂端於取友矣宗禹為今應天府丞公之子年富

性敏學行勤慤受父母命畢親迎禮於京師將還親所宗禹往哉尚體咏歌之義益進其學脩其行策名薦書以濟厥世美將見偕計而來遵羽朝列則今日詠别之地豈非他日立身之地乎勉旃無負遂以是寃諸羣玉云

鄒處士輓詩序

東吳處士鄒公公敏有二男子一女子男子之長曰亮南京秋臺司務次曰順北京冬官主事女子之夫則顧

行人雖也公用是游歷兩京名重公卿大夫間所至皆
倒屣驚座今年夏自京師南還亮所未幾俄以訃聞凡
朝野之士邇者遐者疏者戚者行相孚者齒相埒者靡
不浩歎惋惜發為詩歌以哀輓之所以哀者哀公之德
腴而食報廉也哀公之鼎養豐而遽遽不祿也哀公之壽
甫逾六望七而即止不前也哀公之老成典型後死者
失所儀範也可哀者不一而足大篇短章川溢雲委子
聞之而心悲誦之而涕賈也主事乃裝褫成帙挾之以

歸將使引柩者之歌之也嗟夫自虞殯紼謳而後有黃鳥以哀三良有薤露以哀田橫今之輓詩即其遺韻靈輀在塗以是詩歌而引其紼吾知匪直宗族之姻聞之而慟悼雖會葬之人莫不惻怛也匪直會葬之人為然雖行道之子莫不悽愴也匪直行道之子為然雖天地亦必為之結陰而雲烟為之改色也禽鳥為之悲鳴而泉聲為之淒咽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噫則是詩之助其戚也不已多乎作鄒處士輓詩序

艮菴文集序

文言之成章者也道理之無形者也道非託于言其理不能自明言非載夫道其文不能行遠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六經之文唐虞三代帝王之道所載孔子之聖所删定萬世祖之不可尚矣戰國秦漢而下學士大夫躡塵嗣響者代有聞人然求其言不畔道文不悖經者漢則董子唐則韓子宋則歐曾及濂洛諸子元則虞邵菴焉上下數千載

間文章大家不過十數人斯亦難矣蓋文運與世運相關文章之盛者世道之盛也肆惟聖朝汎掃區宇奄践唐虞之藩域光岳之氣於斯復完逮今治平幾百年鴻儒碩士濟濟挺生匪惟侍從之臣恢張皇度粉飾太平者其文超軼前古而奉將帝命者亦足鳴一代之盛焉若成君始終是已君生十五年即用志古學自先秦两漢魏晉唐宋近代諸名家之文靡不沉酣咀嚼茹其醇吐其疵於經不悖於道不畔然後肆筆而形於言觀其

所著有金匱褉書百篇理筌三十二章記序箴銘賦說
等作共若干首亦云勤且富矣論辯明切辭旨雋永若
岩竇出泉迤邐而不窮若武庫兵森然無所不有若入
宗廟見三代虎蜼瑚璉之器信非虛車而可行諸遠者
也君家常之無錫登正統已未進士第今拜大行人咨
諏宣度足跡殆徧海內齒方壯強而又資之以博洽其
學之進也未已晚年才氣益老勤成一家言俾董韓之
緒及君而不墜斯寔予之所望也不鄙謂予同年屬序

其集故不佞而書其端

周同知軏詩序

嗚呼此為哀軏同知建寧府事周公之什也予讀之不能無感於衷焉公第永樂乙未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擢廣東道監察御史於南京激揚彈壓威望赫赫豪黠欺負之徒靡不聞風斂避而獨與今湖南房尹張先生過從相得也盖先生與公同出越之山陰予時年甫十餘授業先生講下獲拜公風采公一見詫曰是子殆不

凡遽脫烏紗加予首顧予咲曰子異日名位當不在吾下此其予有也予幼稚未有知識不知公何見而云爾也然恒識於心而不忘後先生遹姻於公而公之子鈍胷數往來先生之門而予亦嘗識焉久之公以滿績去得郡以治先生以文學起家尋宰百里邑自是聲跡不得相聞接繼予偕計北上承乏詞林日獲交天下士每遇閩人頌公之德者如出一口念公賞鑒之明果不予妄宜其洞燭民隱而能得其心也及公觧官歸故鄉遣

鈍補邑庠弟子員遂領鄉書會試禮部不偶卒業太學一日過予家獲胥晤焉私恠其被服縞素徐而詢之始知公於正統乙丑某月日已物故矣相對為之於邑茲鈍歸襄葬事太學吳匯合羣彦咸為詩歌以悼公欲予序其端嗟乎以予受知于公言猶在耳尚忍執筆序公之什哉然諸君哀發于情悲傷惋惜固本于公碩德令譽感人之深而然由今出於鈍之友而觀之是公之德譽由鈍而益以彰也可不謂之孝乎矧鈍青年秀質學

行邃美已起而接踵芳塵簪笏之傳也可占不墜而魯
繼是亦將蔚然而出吾知公雖死猶不死也嗚呼仁者
必有後其信有徵哉俛仰今昔遂拭泪書之簡首

倪文僖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倪文僖集卷十七

明 倪謙 撰

序

虞山歸隱圖唱和詩序

虞山歸隱圖者為琴川陳君性孚而作者也性孚少有隱操讀書虞山中杜門却掃不求聞達邑長吏廉知其名以賢良方正薦舉之出為衢之江山丞有惠政及民

聲續兼茂無幾念蕙帳久空草堂誰葺而白雲猿鶴之無侶也將歸而終隱焉以償初志乃抗疏遺榮奉身引退不翅鷩鴻駭鹿之難羈也行人成君始終喜其行之勇決手繪是圖復為詩以發其志凡善性孚者迭從而賡之成君子以予職文翰且識性孚也既索予和更需弁以言辭不獲命輙為叙之若此性孚歸哉倘遇幽人畸士於清泉白石之側席落花汎羽觴取是詩擊節而歌之殆必有賞音者矣遂書以歸焉系以所和詩曰虞

山繞衡茆蒼蒼開畫圖君昔杜門隱其處詩名磊落聞
江湖賢良一鶚忽膺薦披腹直上天閽呼與其丘壑徒
守株孰如致主追黃虞白駒無復歌空谷耿耿丹衷志
匡國為丞捧檄莅江山社稷人民歸所屬撫字常懷豈
弟心光明徧照逃亡屋德化由來易感孚黎庶謳歌總
惟服故園花樹滿晴川歸夢夜夜飛吴天綵尊玉鱸味
偏美幾載長竿閒釣船式徵賦罷喜欲顛上疏乞身通
御筵詔書方報紫宸殿帆檣已拂滄波烟到家野老應

争席拄頰看山日西夕翠靄深藏水竹居黄埃叆絶輪跡客君不見人生弱草棲驚塵古來賢達今幾存惟有芳聲照青史何用躑躅依權門此去留君君不止琴瑟離堂為君理曲終强和歸來篇展卷揮毫自知媿

贈魏克明還南康序

刑部尚書南康魏公年甫六衮餘得疾乞致政朝廷素倚重公勉留視事請益力廼賜璽書褒嘉給路費以優其歸歸一載而竟卒訃聞天子悼惜遣使諭祭命有司

營埜事恩至渥也公冢嗣克明率二弟詣闕祇謝將還
鄉人寓京師者徵言贈之惟尚書公厚德雅望為時名
臣功在社稷澤在生民行績在太史振聲騰茂天下所
共聞垂芳無窮與霄壤相敝天不慭遺俾年未躋上壽
以歿雖若可憾然有五子十二孫蘭茁玉立以承其家
而克明倜儻敦茂尤其白眉者焉天之所遺其在此也
嗟夫代之為理官者厥後多不揚匪直不揚亦多至乏
繼豈其獨不利於子孫哉任情倚法而高下其手雖足

快一時之私不知愆戾所積天監孔昭適足成身後之累尚書公一念之仁隨地而著為御史嘗使海民魚課活西民時疫為布政使民流綏輯以子之地旱致雨以沐之為亞卿平江右盜兵不血刃為尚書整飭邊備戍士安利至其用法平恕特緒餘耳所至惟知殫誠盡職初豈計後之盛否何若而為之然天報厥德不能不加厚於公宜克明鸞停鵠峙稱其家兒昆季皆賢從以孫子也克明昆季勗哉胥以繼述為念修身慎行以迓承

遺休務學敦禮以光大遺業出而掇科取士則思遐躅是蹈否則亢宗紹統為一邦之望族而罔貽李勣訾房杜之嗤其孝不亦大哉最哉克明昆季

送連州朱太守赴官序

嘉定朱君廷玉拜東廣連州太守瀕行進士潘君時暘其鄉人也徵言贈之惟連州介楚越間僻在嶺表前古例為謫地凡獲戾於朝者輙寘之若唐劉禹錫韓愈宋張浚輩可見不惟吏視其民而且輕視其牧何待連之

薄若是也肆惟聖朝以四海為一家中國猶一人雖遐
陬絶域拊之咸同赤子矧近在南服之連者乎用是大
劃積古之弊選授民牧率與中州郡縣等開科取士登
庸其俊良亦與中州才士大夫不異其民竊自奮曰朝
廷待連若是其厚吾輩寧容自薄哉故力本務學習尚
醇慤逮今蔚為佳郡所謂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者歟廷
玉為守於是蓋出於材選者也廷玉通伏氏經論秀於
鄉登名太學天曹試所蘊拔寘上第遂得守連而連非

昔日之違也夫朝廷既不夷視其民而其民又能勇於遷化豈不為易治乎以違之易治而能宣布皇上恩德以文翁教化為先不騁材於期會以陽城撫字為心不衒能於催科彼非木石孰不感悅愛戴服從使君之令者哉天曹以違授君固謂君能盡是道者矣君其勗諸尚體朝廷待違之意

贈國子學正王先王赴官序

南京國子監學正致文王先生受任將行客有徵言為

之贈者予嘗辱先生知雖蕪陋固當有一言識別況重以客之請乎先生世家湖之歸安蚤從翰林編修孟簡周先生游問學大有成就宣德己酉選浙江鄉試明年會試登貳榜不願就職去游南膠癸丑會試復登貳榜乃就儀真教諭丁艱起復改山陽通績九載進今秩先生端雅凝重言動有則望之栗然就之溫然蓋道德充牣於中而睟盎自見於外者歟先生之在江淮以師道自重設教有定規獎進無倦容隨其資之高下使皆得

底成立故江淮士風丕振不下昔之蘇湖而遠邇矜佩仰其光縉紳譽其賢殆以為胡瑗之復出也瑗之教蘇湖也科條備具從游者數百人慶歷興太學取其法著為令召瑗為太學官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伊川謂從其學者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今朝廷進先生于太學豈非以昔之待胡瑗者待先生乎先生茲往六舘之士靡不動色相慶不特講下弟子為然薰其德漸其化則醇厚和易之氣

油然自生而從游之衆簡拔之多不待智者而可知矣夫成己所以成物聖賢大學之道不外乎是而先生盡之能事畢矣故予於是行所以序先生道德之實若此若夫功名遠大之地進膺可期然先生素不以是累於心而予亦不敢以是瀆言之也遂書以贈

送王景和還金陵序

王君春景和字也其先潞州人厥祖以茂材舉因至南京家焉景和與予居相隣比而少予一歲總角時常各

挾書冊就鄉塾師講授以故相知有素其後稍長君以
幹蠱遨遊四方而予官寓北京音塵違越者頗久一日
訪予静存軒中即其容則莊重修潔儼乎其有儀也聆
其言則詳雅確實燁乎其有文也叩其所歷則羅浮武
夷三峽五嶺江漢河淮然後知其得於游之助也多矣
夫夏蟲不可以語氷井蛙不可以語海何哉所見者隘
也景和足跡無所不到其目之所接耳之所聞不特践
前人陳跡而動懷賢弔古之心其日與四方賢士大夫

伍而漸漬薫陶之益亦已深矣則所見烏得而不廣哉
予亦有好游之癖然縻於職業不能暫離頃因使至恒
陽不久而返未嘗一騁眉睫以豁平生襟抱安得不因
景和致予之健羡也耶景和念尊甫士能甫定省久曠
過予言歸乃酌之以酒而歌曰江東之雲兮日暮多我
思美人兮鍾山阿喜一遘兮在帝畿歲聿云暮兮胡遽
言歸髙堂有親兮遠定省雨雪載塗兮風色凜凜轅巳
駕兮不可攀美人復向兮江南還篋有綵衣兮尊有春

酒我亦有親兮安得相從君同祝千萬壽歌竟酒酣遂抗手而别

謝欽院判醫效序

太醫院判士謙欽先生聖朝之名醫也僚友院士莫不服其業之精理之明而縉紳大夫以至委巷士女莫不奇其效之神也醫至於是亦至矣夫人具血氣之軀喜怒哀樂熾於中風寒暑濕蝕於外差失所調病於是乎侵焉輕賊其形重戕其生雖至親莫能復而孝子莫能

代也而醫也投以七劑輙能安其危全其親而遂其孝
欲致人之弗慼得乎此冬官亞卿王公所以有報於先
生也公夫人病寒熱積數日不觧舉家惶惶以先生有
鄉曲舊好趨告急焉先生往胗之藥一再投而疾徐以
瘳公曰何其神也先生曰寒熱者客邪也所以害乎元
氣者也吾之藥內以護其真元外以祛其邪氣調和過
絕使自適焉彼剛峻之劑非不快於一時而不知元氣
抑已傷矣昔之善醫國者亦然養民以德所以護元氣

也禦寇以兵所以祛邪氣也是以伊傅周召培植六七百載之商周蕭曹房杜能培植三四百載之漢唐率用此道若商君之醫秦勁悍猛鷙不貸毫髮痛刻而力鉏之其國富兵强甚為快也然四肢枵然而大命以隨適所以戕之也公為朝廷良相用因以是告焉公驚曰先生之德匪惟壽吾室家而又有所厚望於吾敢不服膺乃援簡屬叙以為謝予特為書之使天下皆知先生非直良於醫也

贈張行人詩序

句曲張君仲書正統乙丑科進士也觀吏部政逾年拜行人司行人夫行人之官肇自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此其職也歷代以來職無定名我朝尤重其選銓授必以進士誠以其將命萬里專對四方君德之宣國體之重於焉以係可不慎擇其人哉仲書以詩經取高第爰當專對之任信無忝於厥職矣雖然

適數百里有惘惘之色入直三省有剌剌之語此人之恒態也則出使於外無幾微見顏面若殷員外者幾人兹觀仲書受是職將銜命以出乃獨躍躍自喜而不卹其他其志果安在歟予有以知之矣豈不謂在廷庶僚限於職守多專而不咸惟使臣周咨博訪得以廣上之聰明達民之利病使天下受其賜况乎當茂年負美質轍跡所到探奇覽勝觀風考俗益足宏其學識廣其聞見以為輔理弼亮之助宜其躍躍自喜也仲書其亦有

志士哉由是迹其所至所謂若健者升梯舉足愈多而身愈高矣使遇韓子於今日則必將以稱侑者稱君子言何足增君之重也朝之大夫士凡善仲書者相與賦詩為贈謂予同鄉且厚是以屬為序云

贈嚴正學序

予友嚴君正學為安慶通判可誠公之季子也公丞上元時正學與予同被選入應天府庠未幾朝廷遣侍御史稽理學事以正學非邑民弟子不許正學退即官廨

攻舉子業年茂性敏而嗜學聲名籍籍也予暇日輙往
訪之正學居一室圖書四壁與之談吐論英辯或時取
壁上琴為予鼓一再行意度洒如也善為詩有思致一
時知名士多樂與之游嘗當大比挾所得入試不偶遂
棄舉子業篤志古學冥搜博覽於書靡不通究其志蓋
不安於凡近也後侍父官安慶父卒歸鄉里藩省大臣
知正學者爭欲使出門下遂就承事浙藩事畢謁選天
曹予見而諗之曰以君之才則明達而敏以君之學則

博洽而邃固大用之資也何乃屈節於是哉正學曰君子非不欲仕又恐不由其道苟得其道於崇庳何計焉承事雖微猶可假是而行所學矧吾先君子亦嘗為之者矣吾固不得而辭也覯其所負之大而甘所就之小若此其賢於人也遠矣茲得典傳儀真過予要一言以別夫位尊而德薄者雖不與毀期而毀自至何則非其所當得也惟德位相埒然後謂之宜今正學德浮於位譬猶以合抱之木備榱桷之用見者必瞲眙動容交口

稱譽必求宜得之地以處君則高位厚祿之晉承可以逆知於他日矣予與正學相知惟素而義不容默也遂序其出處之槩以致望焉行矣正學其尚懋慎之哉

贈李郎中陞秩序

都水郎中李君孟陽行在工部尚書友直公之子也尚書洪武末任北平布政司參政太宗皇帝舉兵靖内難留尚書守城及登大寶擢冬官亞卿深被寵眷遷至大司空正統戊午卒于位皇上悼惜錄其功遣官祭葬賜

一子官授孟陽工部虞衡主事蓋特恩也孟陽姿貌碩偉器識宏達雖所職在山林川澤之事而朝廷以其長於規畫凡將作之經營繕治悉以委之以故三殿之告成百司庶府之翼正城墉之完固攄忠效謀寔與有勞焉比滿九載適都水郎中缺員中外廷臣咸以為匪孟陽莫勝斯任奏名于朝詔踐今職縉紳君子榮其績之成而位之進也需言賀之惟上天眷佑我國家不惟挺生奇才以匡翊景運於前必篤生賢子孫以承藉於後

所謂世之不顯厥猷翼翼是已然朝廷於有功之報優其祿重其位以待其嗣人者豈徒然哉蓋以前人之德望之也昔周宣命仲山甫必曰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命召穆公必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未嘗不以世德勉之今尚書舊為大司空而孟陽復陟冬官正郎則纘之似之固朝廷所望於孟陽者也孟陽為政既焯有成績由是益加祗慎夙夜盡心以圖報俾仰不負於天子俯不忝於前人則名位之進也未已世職之承將不有見

於他日哉庸書此以為之賀

贈國子學録耿先生序

先生河東人也洪武中厥祖以閭右起實京師占籍應天之江寧故先生入京庠為博士弟子性資警敏清洒不羣於書過目若不經意輒記不忘著為文辭說理詳盡爾雅宏暢不尚奇詭博士甚禮敬之而同儕皆遜弗逮也予少先生十有二歲時亦在弟子列書舍與先生為隣誦聲琅琅日相聞予方治毛氏詩思義弗得多就

先生問馬先生和厚從容剖析必盡底裏不少靳嘗䄂所為文質之先生詑曰此非稚作也汝能是乎蓋與之也不數載先王領鄉貢上春官登貳榜第得分教河間東光自是仳離而鄙吝萌於予心者多矣先生教有成法因人材質高下而導迪之故小大皆有所就而足以為國家用垂滿以憂去官起復調永平其為教不異東光時也茲以盈秩來朝天曹課厥績最等陞國子監學錄而予承乏詞林鳴玉曳履復得與先生聯班於朝豈

非幸歟夫太學賢士之關皆天下已成之材所萃止也非厚德碩學之儒曷足以表率之哉先生始為一邑師而教有成繼為一郡師而教益振則厚德碩學固已馳譽於時矣今而為太學師也豈不宜哉將見表率於上而諸生效法於下其爭相磨濯得不彬彬為盛乎同庠仕於朝者榮之屬言為賀予必申以夙昔之好者以見先生善教之有素也先生名純字惟一姓耿氏云

贈仁和聶教諭赴官序

大年聶先生臨川故家子也軀幹魁梧學有源委材器儁爽不羈以儒紳奮嘗分教杭之仁和迎母就養先生傳經講道之餘歸率子弟奉卮進羞為母壽母心樂焉諭先生曰汝父之歿也汝猶在腹及汝之生也聶氏墜緒不絕如髪不圖今日享汝祿養而孫枝滿前死無憾矣後果歿於學舍朝廷嘉其貞節下詔旌表先生解官歸葬制終改教常郡通閲九載績滿來朝擢授仁和教諭予初不識先生湖海之士持先生詞翰至京師者予

每見之鏘然韶鈞之鳴軒然鸞鳳之翥未嘗不誦而愛之而以未得胥覿為歉侍御成君敬之常郡人也茲主於予家先生需次天曹時或過之因得叙數年相聞之好以償其歉予亦間造其館視卷軸之積几上者森如束筍又以見人之有求於先生者不獨在外為然也夫朝之公卿鉅人知先生者不為少矣使稍汲引之則掉臂於石渠昂首於蘭臺必獲大展其抱負乃以限於資格不皆加之意至於有意如予而又力不能為也於先

生之去能無介然乎雖然仁和昔先生孝奉貞母之地也先生躬行以表率之諸生感化靡不惇行孝行則其為教有不徒事呻吟佔畢而已今復往也向之及門猶有存者匪惟樂其業之卒成而後進之士得先生而啓廸之得不同歸於造就乎予於是雖可為先生惜實足為先生慶也矧先生材名德譽章章若是文學之任豈足以久稽之耶杭之縉紳凡寓京師者屬言為贈予故不容以嘿也

續譜翰選序

宣聖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而無其位慨道不行於當時也廼載之於書以詔來世由是人極以立綱常以正凡厥有生得並立兩間而不淪於禽獸之域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聖人有功於天下後世若是其遺德餘休得不愈遠而愈盛乎故天地不壞聖賢與之同流而不壞人類不息聖冑與之同存而不息觀諸孔君唯伯之所譜

益可徵矣唯伯別號若菴素士宣聖五十七世孫也系本東魯自四十二世挍書郎檜後唐同光間避難航海始家温之平陽實為南孔之祖五十五世克愚隨父文學翁任為西湖書院山長因徙家於杭實若菴之曽祖也故若菴今為杭之仁和人南孔舊有家乘克愚甞續之矣若菴承父司封員外郎希德之命重加校録始於校書而終於五十九世彦澤支分派別昭穆秩然學士大夫從而見之者莫不仰聖澤之深長歎後賢之傑出

咸著為歌詠以美之若菴彚為一卷題曰續譜翰選一日手是卷造予謂曰諾闕里之裔孫也游學京師項得會大宗衍聖公彥縉於城東明照里第惠以太祖高皇帝戒諭石刻本及魯司寇像手植檜銘金絲堂記各一通屬諾來拜林廟諾不敏將有事焉欲携是以為合族之華願一言弁其端惟能言其祖郊子見稱若菴遡流窮源修明世系豈特能言而已哉其致人之稱頌也宜矣然詩有之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若菴誠唯世德是

求保有家聲而勿墜則克肖象賢信不媿宣聖之子孫矣若菴尚念之哉是為序

贈武學教諭葛君致仕序

京衛武學教諭葛君維鎮以年踰六十請老于朝詔許之將歸四明之慈溪予同年王君用節與君有僚友之契爰屬予言以贈昔孔戣年七十三上書去官韓退之謂曰君尚壯奚去之果戣曰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宜去退之歎其賢奏疏乞

留以謂戣守節清苦議論正平筋力未衰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夫以戣年當致事又處重難此其去誠宜也而退之尚亟留之今葛君之年甫逾六望七不若戣之多葛君之職事簡望尊不若戣之難而清節正論不減於戣不知葛君負何宜而去也使遇退之必見惜請留烏能使其遂所願哉雖然三揖而進之一辭而退士之節也老馬為駒不顧其後詩人於是而興刺馬葛君於永樂丁酉舉明經于鄉登宣德丁未春選分教閩

之晉江秩滿而遷京衛身任師道二十餘稹文武之士材成而德立者中外相望其善之及人也廣矣故倦羽必思故枝潛鱗必樂深淵道既行於當時名圖全於晚節若霽斯行若潦斯止亦其宜也是以不待年至而辭榮以歸則其身雖退而德實進矣由是而觀葛君之去豈為無所負乎君之歸角巾藜杖逍遥徜徉指童子釣游之迹尋海鄉鷗鷺之盟邦之人必相顧歆慕以為香山之老洛社之英世果復有斯人也不亦蹛乎用節喜

曰吾子之言可謂得其心矣盍為我書之遂錄如右

倪文僖集卷十七

倪文僖集卷十八

明 倪謙 撰

序

贈湖廣道監察御史沈君序

沈君廷器予同庠友也登正統戊辰進士第觀政邢部逾年以材選拜湖廣道監察御史或謂予曰廷器擢臺憲職之雄峻清要者也衆人以為華廷器不色喜若慮

夫任重責大之為難稱焉予曰吾廷器學贍才充端厚勤敏其在刑曹不數月而疑獄健訟咸能斷决郵罰麗事與老于吏者齒茲居六察正其宜也又何稱之難其必心存敬慎而著于色也夫器之受物也小者易盈而淺者易溢御史臨制百司糾繩不法威望凜然彼喜事者受之則驕矜自恣往往至於盈溢不以其器之小而淺乎廷器知朝廷假我以重柄者固將望我匡濟於治化也是以臨事而敬慎存焉由是器度宏深惟思致力

於內而不知有華於外也功名事業得不茂建於天下乎然廷器之存其敬慎也何若亦唯中正是持而已盍觀臺端之栢乎孤根特立挺拔直上故能貫四時凌霜雪蔦與蘿非得附麗固不能以自立也善乎周書有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苟不惟理是循而喜怒予奪牽附麗以行其私必至於作威以削是蔦蘿之類也故必介然持其中正蹇蹇諤諤無所依倚而不異於栢則節操之貞風采之振人心之

懾服從可知矣敬慎之存其在是乎予以廷器實棟梁之具也故仲之以臺栢之說廷器其以予言為然乎否耶

赤嶺雲松圖詩序

襄陽均州學正鄭師禹先生篤信誠孝人也滿秩來京嘗手一圖示予且曰夏世家莆田里之澄塘去澄塘二十里許至安樂里柯山西南有嶺焉曰赤嶺先大父諱天麟行億十八之葬地也以世父諱元行兆二世母李

祔馬而大母陳別塋穀城山之燕尾峯夏與堂兄蕃失怙皆幼比長蕃登宣德庚戌春官貳榜第司教浉之慶元改青之博興夏之繼武則於正統己未沿牒湖襄宦轍背馳各天一方而松楸之祭掃缺然頼有兄子熊克承父志修厥歳事亦第乙丑貳選以出司教江右石城則祭掃於馬益缺矣雖恒命子姪之家食者攝之然如在之誠終莫能致欲乞假一歸用展孝忱而虵豕横道又莫能達則此心歉歉殊無已也兹又當外補因繪赤

嶺雲松為圖隨寓展觀雖弗克躬掃墓田庶其雲松常接乎目而得以少慰其心也先生與夏有同年之雅其尚畀一言以道夏之志也乎哉余聞孝子於親之歿睹其詩書桮棬不能舉之飲之者以其手澤口澤之存故也夫以餘澤之存且不忍忘況其體魄所藏之地而忍忘之乎是以古者士去其國則哭于墓而後行蓋哀丘壠之無主必有返國之期也先生昴季子姓席祖考遺德皆以文學起家聯輝競爽有光先烈誠士林所罕得

然而丘壟之違欲主守而未得圖返國而未能也自非
先生狀其景物常存於心目之間抑何由而寓其思乎
予知其每一披視則崇封峩峩儼乎其若堂也宰木森
森欝乎其林立也蘋蘩椒荔肅乎登兆域而陳薦奠也
則其身雖去國而精神血氣固已黙相感通於赤嶺之
下矣詎非善致其孝者乎先儒有曰不忘先塋孝之大
者也先生以之予既道其志復系以詩使時歌之以泄
其思詩曰白雲兮英英蒼松兮亭亭紛瀰漫兮散復凝

蹇敝虧兮先塋先塋兮何所柯山西南兮赤嶺之下競懷祿兮遠鶩君胡為兮心獨苦念遺體兮親支親何在兮悠然以思駕言返兮故國路阻絶兮何之圖之成兮宛可識君之睹兮伊騅匪戚皇風大振兮沴氣清遲歸展兮明日

贈黎先生赴西安教諭序

大量黎先生臨川故家子少孤篤志務學不懈比長授經於翰林吉士傅太常先生之門學益端遂宣德初來

遊南京即以能文鳴今冢宰南齋魏先生時為太常卿名德鉅儒學者師尊之見先生所著輒加稱賞先生因拜門下就正所業南齋深器待之予時為郡庠生甫冠鈍志于學先生不鄙忘年而與予友每聆其論議亹亹令人灑如也一時從之遊者屨集于户雖武弁之士亦執弟子禮聲聞燁然居數歲乃絶江而北去游淮陽淮陽之士執經而受業者視南京為益盛也無幾又絶淮而北去遊都城都城之士執經而受業者視淮陽又益

盛也正統己未予偕計上春官始與先生㑹于京邸方賴其資予所未至而先生被知已之薦徑赴池陽文學矣今年先生績滿來朝盖相違十載而復㑹嘗得其雅裔集觀之大篇舂容短章峻潔浩乎江河注而波濤之衝激也肅乎堂廡立而廉隅之整飭也其氣盛其才充故其辭日昌固可追古作者而無媿顧予學殖荒落徒勉然以應四方知已之求雖欲刋謝浮藻一歸大雅而力不能也於先生得無健羨乎夫以先生績學之有本

授受之有自萍寓兩京尚能致從遊若是其盛况乎受
朝廷之命任分教之職其為盛也當何如哉宜其作成
多士出登科第而最績書于天曹也茲膺明陟得衢之
西安教諭西安之士沐先生之教彬彬成就將不異於
池陽也又可知焉嗟夫今之為師者率患教之難施才
之難成往往以課殿被黜然於先生則惟見其易其賢
過人不亦遠乎茲將赴官雖久欲相資而不可留也故
予贈之以言然必道夫夙昔之好者以明先生善教之

實為予所素知也是為序

贈應天通判蔺君赴官序

予嘗慕古之為人牧者不徒績著於當時而名譽之美又能流聞於千百世而不泯果何道以致是哉迹其行事率務孳孳愛民不矯亢以為廉不苛刻以為能而循良之政為可尚已以矯亢為廉則甑塵釜魚非不能釣名矣而實惠不及於民徒廉也然一錢之選百紙之受者何害其為廉以苛刻為能則蒼鷹猛虎非不能集事

矣而遺愛不懷於民徒能也然蒲鞭示辱征科政拙者何害其為能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葢必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為父母矣績惡得而不著名惡得而不遠乎以今而求循良之牧若蘭君景清固其人也君為蜀成都之簡邑人自太學釋褐通守湖廣之常德以憂去官起復改南京應天閭君之在常德未及朞而去其民之食力於家者懷其德而靡忘士之宦游於外者頌其美而不寘竊意君為郡未

幾而感名之速若是豈所謂能釣名而集事者耶及君辱臨漵郡始獲瞻拜下風挹其德容則端重而不浮觀其矩度則舂容而不廹聆其言議則又温厚而不伐也然後知君為豈弟君子而非矯亢為廉苛刻為能者比也感名之速宜矣哉且應天京郡也其民五方之人事繁且劇初通守之缺也所司馳傳以請皇上命吏部慎簡賢者授之吏部即以君應詔是則銓衡之知君又已久矣夫以外郡而遷内郡地不同也而民固同自遠户

而視近壓民不同也而心固同君茲往也孳孳之愛循良之政必以治常德者以治應天則應天之民懷其德士頌其美者寧獨異於常德乎然則君聲績之益茂在此行矣予也喜劉寵杜暹劉寬陽城其人之為吾郡也故樂序以為贈而深致吾民之慶焉

治亭登高詩序

九日登高厥有故事而南京詩社諸君子每歲九月九日携酒殽登城南之雨花臺更番作主以為樂惟正統

已巳以朝廷有事不果登今年八月十六日恭聞太上
皇帝鑾輿還復臣民惘不忻忭於是大司空周公之子
仁俊作主折簡速賓欲尋舊盟適值陰雨以雨花臺泥
淖不可往改登冶亭盖冶亭在城内朝天宫通明殿後
冶城山上近且易陟故也至九日伏遇聖天子德音渙
頒大赦天下恩澤誕敷人心悅豫仁俊以為聖化維新
理宜胥慶令日游樂云胡不可遂約會於道錄至靈胡
公文珪所是日所速之賔二十有八人至者則尚寶宗

士舉黄門劉有融翰檢王之深進士陶元素揮使彭大用士人徐時用江文初賀存誠蔣主忠嚴克企張廷桓張志確金彦端李啓明葉廷玉吴宗啓方元服以及道録玄義李明善萬宗賢時天已開霽諸君褰衣登山拾級而上亭左右草木蒙密後有竹林森茂於樹罅間俯視居民萬屋鱗次石城壁立縈廻勢若飛鳳西瞰長江若匹練在地東望鍾山又若蒼龍起伏黄金殿閣隱映紫翠中佳氣欝勃皆接於几席之上諸賓列坐亭中僅

而可容仁俊持殽捧觴以享賓酒數行而止請自亭而降仍至胡公所則已張筵以俟復以次序坐笑語歡洽酒行無筭或謂今逢菊節乃無黃花可對非負美景乎胡公亟取一盌置堂中諸賓益喜更迭傳令舉觴不如令者浮以大白藹然斯文之樂也酒半仁俊起曰勝會不常豈容無述盍舉唐人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遥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一絶分韻賦詩一紀一時之勝可乎諸賓曰諾皆即席賦成而韻

獨不及予意欲予為首叙也日將夕諸賓皆霑醉散去
其不至者仁俊亦遣人投韻索詩翌日詩皆就仁俊積
為一帙示予予讀之則曰先正有云士當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諸君子昔也遭時多故則懷忠
憤之誠可謂先憂矣今也萬方徽慶斯講游觀之好豈
非後樂乎然諸作鏗鏘要眇冲淡和平不惟在位者類
皆能言之士而帝布丘園者亦足以鳴國家之盛焉於
是而知岩穴之間有遺材者多矣惜予力綿弱不能以

汲引之也姑因序其什而深致意焉且予承乏詞林者久兹得請歸省幸獲從諸君子之後明歲北覲此會不可復得是用紀其勝而不辭

南京禮部尚書王公輓詩序

太宗文皇帝龍飛改元之初首賜進士曾棨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復簡拔秀異之材二十有八人入翰林為庶吉士蓋所以上應乎二十八宿也今南京禮部尚書臨川王公實與焉賜閱中秘書日勅大官具食夜給

膏火費萬機之暇上每躬課其業嘉待優禮倍萬恒品
所以儲養造就為後日密勿賛襄之具也公長身美髯
昂然朋行中上獨異之已而擢翰林修撰陞侍講進學
士職上累北征沙漠公必從行逮仁宗昭皇帝宣宗章
皇帝尤見寵遇陞公禮部侍郎入内閣叅預機務正統
間修國史為總裁開經筵為講官彌綸啓沃厥績維懋
國家以南京為根本重地鎮靜碩畫必藉威望老成之
人於是命公南來公至是甫及二載而溘然下世矣可

痛矣夫謙有二親在堂得請歸省適值公喪啓行還塗時公卿大夫士執紼而送者數千人謳吟哽咽發為詩歌行道聞之莫不掩泣公諸子乃錄其可知者得若干首聯為一帙而命予序之嗟夫國家以公為四朝老臣實維文廟培植以遺後者故都邑之重惟公是託所以宸衷無南顧之憂者有公在也今公已矣國失所倚而人失所望則凡有知者孰不泫然哀之予哀不能已而胥著於言于以見非一人之私情乃天下之公義也故

為叙于篇以備史氏采録之一端云

贈天文生萬英序

雲夢萬君英字世才通厯數星官之學今年秋當道薦其名于朝上命禮部欽天監試之術果精習獲補本監天文生交游者咸榮之徵言以贈惟星厯之學尚矣以厯數言則自伏羲畫八卦以象二十四氣炎帝分八節以紀農功黄帝迎日推策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大撓造甲子隷首作筭數容成綜斯六術考

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歷而後世本之然以聖人之智其於天地之理陰陽五行之運日月星辰之紀考驗推測無有不盡其立法倚數固宜歷萬世而不忒也然傳之稍久其應輒差自堯舜三代及漢唐宋以來歷未嘗同何也蓋天地之數妙不可測者常在於毫眇之際而其象與氣推移贏縮亦有時而不齊積以歲月則不能無差理固然也聖人不能使歷無差而能因其差而是正此歷所以屢變也

以星官言則自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降及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則命羲和出納日月考中星以定四時舜則在璣衡以齊七政夏則昆吾商則巫咸周則史佚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鄭有裨竈齊有甘德魏有石申皆掌著天文各謹圖驗其巫咸甘石三家後代宗之而相傳至今者也肆惟聖朝祇若天道治歷有法而無所差忒觀天有器而無不脗合所以前民用而授人時占吉凶而審災祥者亦已備矣自非性識

明達深究古學豈能極古步之妙哉英較試其術既已精習而無忝所薦則推氣數以驗天常觀天文以察時變必能舉其職業矣職業能舉祿位由是而進焉英聲茂實能不著聞於觀臺之間也哉英益勉之庸書以俟

贈陳編修歸娶詩序

景泰紀元之春予與黃門司馬先生自朝鮮使還至遼陽聞編修陳先生奉命來祀北鎮祀畢詣盖牟啓父櫬迎母歸盖尊甫姑蘓人宣德間謫戍於是以歿而母因

寓焉故也予乃偕黄門聮騎往盖年致祭墓下升堂拜
其母期同還朝而先生啟寠未及遂抗手别不數日先
生至京暫厝父櫬都城外奉母居官舍當是時先生即
欲歸瘞以入仕未久不敢言私既逾年先生書滿考稱
天曹奏賜勑命當贈父如子官母封孺人先生曰是可
以言歸矣疏其情以聞詔許之舁櫬及母發舟而南同
寅諸君子咸著為歌詩以詠别謂予宜序不敏何敢僭
於斯竊聞宋魯之犒贈也乘韋先而吳鼎後是以不辭

嘗觀世之故家令族不幸而遭遷謫者多矣往往星馳水逝一去而不返其能故國之復者幾何人哉先生當門祚中衰之秋父母昆弟越在海東而先生巋然若魯靈光獨存京師蚤莫淬礪肆力問學大有所就竟以明經領薦策名進士為第一甲第二人拜官翰林入侍經幄卒致父櫬返于祖塋母氏歸于舊廬龍章寵錫光賁存歿故國既去而復歸門祚既衰而復振骨肉既離而復合非由先生之克子能若是乎先生之歸也襄厥大

事敬恭桑梓孝親之念可以無憾矣然皆上之賜也肆
惟皇上富於春秋懋隆聖學而先生為經筵講官以啓
沃為任固不宜以久去也故曰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
家事辭王事尚式遄其歸以副同寅諸君子屬望之意
可焉是為序

賀曰温孫先生壽七十序

國傅豐城竹軒孫先生有子五人謙識者三人也謙為
童子時嘗從春坊諭德臨江黎先生游獲拜今致仕都

憲公曰良先生與公同謫官居南公遇物豪暢器度弘厚謙心慕之蓋都憲竹軒之次子也謙在京庠時獲執弟子禮於教授曰讓先生講下先生善於啓廸深承奬勵謬領鄉書以出謙心德之蓋先生竹軒之季子也讓在翰林時獲與侍讀曰恭先生聯官先生先達老成廉介方古謙心敬之蓋侍讀竹軒之中子也三君子材德聞望中外相埒餘二人雖不識晥蘭崖桂之華珠聯璧合之美當不異也矧曰儉先生仕不出鄉又早世曰溫

先生初不仕謙不之識也固宜使曰溫先生亦出而用世材德聞望詎後三君子哉先生有子約以禮經登鄉選升諸太學循例南歸省侍其親時教授先生主客禮部謂兄今年七十九月十日其初度也乃篤愛兄之誼屬筆於謙俾叙寓歸為兄壽謙聞曰溫先生性孝友好施予重然諾長身脩髯言默可則嘗歎世降俗媮乃合邑之好禮者三十餘每旬為叙倫會崇儉任真去奢華偽為遠近所稱道是知先生雖不一試以澤潤生民而

德之薰沐於鄉邦者亦已深矣然則先生臻是壽者乃天因其材而厚之者也譬則蒼松翠栢有棟梁之資隱於窮林邃谷不為匠石所採錄俾得以歷寒暑全天年固其理也先生之壽豈異是也哉越是以往由耋耄而臻期頤有不可以限量之矣謙媿無文承命不容以默遂書此為千里賀

貞節堂詩序

貞節堂詩者乃縉紳大夫為王君允母孺人劉氏而作

也孺人年及笄歸王君雲年二十有六而寡生二子允方五歲信方三歲上無舅姑下無童僕煢煢子立飲蘗茹荼誓守其志躬勤紡績以撫諸孤允年七歲即授以經遣入鄉庠為博士弟子員鬻簪珥市典籍以資其學視其勤惰時加獎勵故允業成名立登正統乙丑進士第拜福建道監察御史今孺人壽躋七袠康寧無恙此貞節之堂所由以立而縉紳大夫之詩所由以作也予聞之易曰貞者事之幹也又曰貞固足以幹事夫人之

遇事所以頽隳不立而失其素志者不貞故也知事之為正堅固確守無所移易是以謂貞君子處事莫不當然而况婦人從夫之義者乎在恒之六五有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傳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終守從一其德恒矣此所以為貞也孺人以盛年嫠居甘心窮約教育二子自鬒髮以至種種守其從一之義近五十年志操堅確凛然如秋霜烈日其德之有恒如此謂之貞節不亦宜乎彼有徒慮餓死自失其身以淪於禽獸之域

者聞孺人之風娩死無地矣昔衛之共姜守義嘗作栢舟之詩以明其志當是時陰教行于閨門先王之澤未泯夫子取之所以為世勸也諸君子詠歌孺人之節大篇短章極相推美使觀風者采之以附栢舟之什而傳誦于天下後世其於共姜又何遠乎肆惟國家禮教興行表厲風俗凡閭閻士女有能守義若共姜者輙旌其門若以孺人之節上聞予知旌門之典不旋踵而及之矣矧御史君身躋顯融躬致禄養蹇諤之操著于臺端

朝廷乃推所自將必錫之宸章寵以命服以為孺人榮又以見天佑善人其理不爽死者有知寧不含笑於地下乎嗚呼御史君之名由孺人之教而有成孺人之節由御史君之孝而益著是皆可書以為世之為母為子者勸也用是述于篇端

贈御醫孫先生醫效序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之壻錦衣衛千户朱驥患傷寒疾既愈而復作勢日向劇賴希賢孫先生治之而愈驥感

其活已且念其術之良也徵予言以彰之予聞昔漢張仲景本内經難經之旨著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其論六氣之所傷最為詳備晉王叔和纂岐伯華陀等書為脉經叙陰陽内外辯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洎三焦五臓六府之病尤為精密二氏之書誠千古不刋之典也後之學醫者莫不本之近世以醫鳴者曰劉守真張子和張潔古李明之輩號稱醫道中興守真子和攻伐邪氣多用宣洩之法潔古明之護養元氣

加多補益之功盖皆明夫氣運之變而通於隂陽之化者矣今之言醫者莫不宗之先生之為醫也精究張王之書深傳劉李之妙其攻疾也陷陣克敵若韓彭之用兵其養病也綏輯拊摩若蕭曹之治民辯証於指下取效於目前隨宜應變未嘗十失一焉異乎世之泥古守常者矣是以先生之醫著聞京師凡嬰疾者必往求治屨集户外至不能容而先生應之亦未嘗以貴富賤貧而有所擇也夫疾既愈而復作他人治之孰不以為難

也在先生則易易馬其術之良豈不於是而可信乎惜予言不足以彰先生之美而盡驥感德之情也先生浙之仁和人世業醫永樂初侍父居太醫院今為御醫其學得於家傳尤多云

贈河間太守王君赴官序

京衛武學教授銅梁王君用節因薦擢河間府知府或有言於予者曰河間大郡也密邇京師頃者邊塵犯順震驚畿甸河間之民倉卒駭散輕去城邑賴天兵掃除

遠竄漢非其民稍稍引歸喘息未定心迹未寧王君茲往不亦難於理乎予曰不然駭散者非其民之罪也守土者之過也使守土者能捍禦以為之保障則民有所倚而不懾矣至乃奉身先逸民有不從之者乎惟其如是故朝議以為保障其民惟王君為能故共薦之而王君者由進士起家為刑部主事以事解官大臣交章論薦復起而任教職學術之正足以啓廸乎後人材識之優足以建立乎事業今奉命出守雖當乍散復歸之餘

從而推誠布公宣德振惠以修内政興治補弊思患預
防以禦外侮民有所倚必帖然而寧謐矣譬則良醫之
治羸病而投以參苓之劑慈母之字孺子而審其惡欲
之方病寧有不瘳而子寧有不安者乎吾見其易而未
見其為難也昔漢朝歌盜賊充斥鄧隲舉虞詡為之長
故舊弔之詡咲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及到官
設法擒戮境内獲平後遷武都破敗羌衆招還流亡假
貸貧民開通水運家給人足一郡以安故艱虞之際正

志士立功之秋而謂王君難之矛子徐待之英聲偉績不久振聞於都下矣武者無以對未幾用節啓行諸同年仕於朝者咸出祖以餞之予亦在列因舉與武人言者為監察御史張君孟弼告孟弼請遂述之以贈用節於是乎書

贈蘇郡太守汪君序

大江之東郡之大者以姑蘇為稱首戸口之版土田之籍視他郡奚啻倍蓰故生殖富而愬訟繁其財賦之上

供于京者以億萬計然欲使其民禮教興行姦究屏息
遂術仰之願無征科之擾非有弘傑之材爲之守煦之
以仁制之以義繩之以禮約之以法而由之以誠未見
其政善民安而悅服於心也故凡爲守於是者恒遴選
其人焉比者蘇守以缺聞皇上博簡羣材而得地官正
郎汪君清夫遂以授之清夫爲隴右義武王世顯之後
自金入元代有顯人與予同登己未進士第居地官之
署十有四年矣材有猷爲而不爲威武懾覲其當皇上

臨御之初敵擾邊關奉命與將臣率兵遏之還守京城躬擐甲冑不避艱險尋命入陜選領鄉兵入援事定還朝或邊粮之當積或餫道之當理必命清夫往治咸稱厥任其材之弘偉著于朝端久矣今俾出守一郡人多為之惜予則以為宜也何則盖清夫先君子宗賢嘗通守淞郡有能名清夫寔侍左右淞與蘇地若齊魯然土風民俗固所素諳者也以弘偉之材而居素諳之地仁義之施禮法之布一出於誠而無偽政有不善民有不

安子不信也矧近之為蘇守者前有況公後有朱公況之治也以剛果朱之治也以簡静而皆臻于理清夫兹往將為況之剛果歟抑為朱之簡静歟昔趙廣漢守潁川以威名聞韓延壽繼之以禮讓化及黄霸代之務以篤厚因其迹而大治今之蘇殆不異古之潁川而君繼二公之後將不異於霸也審矣他日政理有成聲績兼茂其致璽書襃美入於廟廊又豈異於覇乎尚慎旃哉凡同年而升者燕餞其行謂予載筆于朝屬序以贈

倪文僖集卷十八